

溫國文正公文集

十六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年奏十六

講筵劄子

乞講尚書劄子

除盜劄子

備邊劄子

蓄積劄子

階級劄子

義勇第一劄子

舉官劄子

義勇第二劄子

義勇第三劄子

講筵劄子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表聖旨自九月初五日後日
 逐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臣
 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
 將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
 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
 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
 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群
 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果如
 此臣竊為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
 詔戒易宗室使之嚮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
 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為陛下若別有所為未暇開講



則且俟它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取進上

乞講尚書劄子

臣伏觀經筵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除盜劄子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教利溥而

卷之三十一

緩刑弛力言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見以和於民獨於盜賊愈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禦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

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為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譬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眾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幸邊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且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其國王使

公三十一

三

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晦上言公加宜罪朝廷忽略此言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我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昂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感之所謂備者非但添

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關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群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雍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為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之將請於轉運使及

山陰公文三十一

四

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為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為家貲之數欲為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單等州霖雨為災稼穡之田悉為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它方餓死溝壑疆壯者起為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振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曩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

斯弊豐凶之期不可預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禍仍其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飢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糶則遣人編欄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呈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

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軍民今官中收糶者一切止任其有常平廣惠倉爲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令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糶價平即止如本路關少錢物即委三司於它處壁畫船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趁時收糶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糶一石不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

則無錢也此無它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
進用不為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
留聖意取進止

階級劄子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
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
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
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
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
上至都指揮以下至押官長行等表相承粲然有叙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

孫建父大之業至今百

餘年天下太

平海山為之孫建父大之業至今百餘年天下太
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
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致銜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
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
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
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
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
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
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
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義勇第一劄子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兵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聞戰鬥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白流離田園盡陝西之民比屋彫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計策之失亦

文三十一

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保捷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恠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眾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警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玉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入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入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升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其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以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罰一降付中書院若遇文臣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序人外應係升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第資叙入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升陟以後它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上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亦不得復如此則群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禽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紀

溫公文三十一

下九

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為兵乎始者明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賞暨刺面之後兵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贖酒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槩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驕愚加

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以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未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戎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遍一方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矣近在目前設以教習得成一旦諒詐大興入寇此不能捍禦而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禦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夫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以進止

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疎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與具劄子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各路已近旬日臣耳目踈淺聞之後特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取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

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為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為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為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勅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之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言官既聞之後不可不為陛下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為改更則是今後朝廷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貼黃

臣若更遲延數日則陝西揀刺已畢無由改更此劄子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速賜指揮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章奏十七

義勇第四劄子

義勇第五劄子

義勇第六劄子

求降黜第一狀

第五狀

劄子

陳述古劄子

皮公弼劄子

王廣淵劄子

文公弼第二劄子

溫公二

王廣淵第二

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陝西刺義勇事未蒙朝廷
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
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
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為陛下極陳其利害
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
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
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
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
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
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



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
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
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正
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
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
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式邊死敵之患
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糴賤
販賣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欲
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
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負教頭字無
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
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為之何必更刺其

海公三十一

二幅

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之害於兩路之民
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
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充義勇不亦甚
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遍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
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
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
有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
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
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
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
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
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

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河嘗得一人之力乎由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

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今乃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大夫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王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陳旗鼓關弓曠弩

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靡一波迸散其軍負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搔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貼黃無此事若稍更延竊慮陝西義勇已制却王肯行院施

義勇第五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之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然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大小違違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三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眾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

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
應節即嘆羨以爲真可戰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
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
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
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
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
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
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况陝西
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
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
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
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

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
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
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
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
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
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
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
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
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
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
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旃竊更不可
以汚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

之取進止

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言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祇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在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而不復無事不凶小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

陽公之二十一

六

黃

孰總今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了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書以言諫義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屋官日與中書八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百得通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旨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上不當去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

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
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
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
敲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
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
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
德曰稽于衆言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
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虚心平意
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言歟耶
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
來所奏特賜降黜刊擇賢才而代之所自命令已行
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

絕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求降黜第一狀

本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
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
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于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
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
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第五狀

右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
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
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
於樞密副使恩命臣邇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入議

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
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
進狀以比較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
全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
更於遠小處責咎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劄子

臣近前六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
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爲容
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爲鄉來一事而已臣聞爲士者
苟得位於朝必能辭可替不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
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
使國家綱紀浸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
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
勝然則臣之不才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榮
寵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陳述古劄子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
稱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淫原路經略司事聞
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請入寇請出兵防托述
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自生
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
持了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
留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到述古罪

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
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之計言之為害實深
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
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
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鬪從來國家賴之
以為藩蔽今迷古知西人欲求侵擾而自避翻覆之
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
王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唯已陷沒
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已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
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
其害豈小哉况迷古出於明陰材器庸鄙自歷官以
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
命驕暴溫公三十一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逆莫收用叨
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
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坐辱國威內及之人無不憤
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知迷古平生所為亦可
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九斧鉞以謝邊民亦
當投之荒裔以禦魍魅庶使封疆之臣少知驚懼取
進止

皮公弼劄子

臣伏觀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
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為職司既使之久
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為政之
首務也然當茲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

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勤慕為善祇節礪行不肖者亦化而為賢矣若得貪污諂偽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為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為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狴善為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者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嗚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為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

田公文三十五

十

頌

伏望聖慈速還前命勒歸本任况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即日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為眾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王廣淵劄子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潛龍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天端士進者治之表也儉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

聞廣淵雖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
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
固非端士矣曷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
間堂除知舒州摺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為僥倖今又
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之怪惑乎陛下方蒞政之
初欲簡拔天下賢材真諸下次之位以率厲群臣而
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
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
之人尚廉取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
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清漢文帝
時景帝為太子嘗召上左右飲口即將衛綰獨稱疾
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它臣向太祖時世宗鎮澶
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立宗私有求假美悉
力應奉之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為人
廣淵若言仁宗之出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忠謹
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
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伏乞
追還取進止

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未
聞朝廷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
廉善廉能廉謹廉正廉法廉辨蓋言為吏者雖有六
事皆以廉為本也翼奉曰人誠尚正雖愚為用若乃
懷邪智益為害蓋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才能無所

用也今以公弱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為難得若其貪汚諂僞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次以切厲群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弼之徒臣恐四方聞之無不解體使康王之士沉折而不鳴貪邪之人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為細事伏望陛下早追還公海前所授恩命勒歸東明本任取進止

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廣淵險邪佞勤於造請以比之故自幕職入京數年之間得至除知州今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

廣淵有何功德

如此之速

也議者比三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贊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大為非宜臣聞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斥茲回者雖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群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以事其上今廣淵若公仁宗之出私結陛下之知則陛下察其為與為忠信果有茲回若以此獲美官則茲回之臣欲求其身者將何所不為恐非陛下之利也自古以來惟此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還廣淵恩命仍嚴為竄謫以懲儉巧之臣用心不一者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Blank lines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Blank lines for text in the left column.



